

文 學 叢 刊

生 存

靳 以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存 生

以 斬

有版權

定價金圓一元

生

存

作以靳

發行

林文吳

發行

文生生活出版社

上海路一四八號
重慶路一四八號

印刷

文生生活印刷所

巴金主編
文學叢刊

第十集

共六十冊

山野
苦旱
馬和放馬的人
邂逅集
遠近
生存
秋葉集
金色的翅膀

艾蕪長篇
林蒲中篇
李白鳳短篇
汪曾祺短篇
阿湛短篇
靳以短篇
海岑散文
單復散文

切夢刀
生之勝利
碑下隨筆
蹇音
短篇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詩集
盈盈集

李健吾散文
方敬散文
繆崇羣散文
一文散文
巴金書信
姚易非戲劇
鄭敏詩歌
陳敬容詩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初版

目次

被煎熬的心.....	一
撲向了祖國.....	二三
路.....	四九
晚宴.....	七九
朝會.....	一二五
生存.....	一八三
母女.....	二一七

被煎熬的心

——一個女孩子的故事

她面向了牆躺着已經不知過去幾許時候了，心中默念的數字都成千累萬地堆起來，可是她兀的睡不着。睜開眼，眼睛就清亮亮的，連一絲睡意也不會引起來。把頭稍稍仰起些，就看到牆上浮游的光亮，牆紙的花紋都極清晰地照出來。她驚訝地翻了一個身，迎了她面的是那一大片火光，從不被窗帘遮住的玻窗映進來。她衝口叫一聲，也沒有披衣服，就跳到地上，走近窗前，雙手拉開窗門。

朝北望去，半邊天都紅了，槍炮的聲音却異常地稀疏。可是那火顯然燒得很旺盛，平時窗外遮蔽她眼睛的那一抹高林，小枝粗幹都照得清清楚楚，好像一幅黑白畫，可是

那背景却是一派火紅。

她呆呆地站在那裏，忘記寒冷，忘記痛困，也忘記明天早晨七點鐘便要起始的工作。她的心極苦痛，好像被那火炙烤着，困惑地浮起來，她的眼角不自禁地滾下兩顆淚珠。

她早就聽到一點她認為極不幸的消息，可是她不相信，就是別人問起她來她也不那麼說。她想着爲了不使這區域中三百萬的居民淪爲敵人的奴隸，他們一定得堅守這附近的陣地，雖然別人說爲了消耗敵人更大的實力，爲了誘敵深入以得最後的勝利……

窗外還飄着細雨，有的隨風灑在她的臉上，她不去拂拭，就像一尊塑像似地立在那裏，樓下的鐘沉紆地打了三下，突然又有一陣機關槍響朗的鳴叫，不久便又沉寂下去了。

早晨，全身都很疼痛，她忘記了昨晚睡過沒有，她仍然很疲乏。因爲沒有聽見賣報的孩子的吵叫，以爲時間還很早，看看放在床邊的腕表，纔知道就要到七點鐘，她就急

匆匆地洗臉梳頭，連早餐也來不及吃，三步併兩步地跑出去了。

雨還沒有止，纖細得像霧一樣填在空中，地上却被水濕得光油油的，初冬的冷風從袖口和領口鑽進來，她打了一個寒戰。巷裏是出奇的寂靜，遠遠有一個短小的人形移過來，到面前纔看到那正是每天大聲叫着跳着賣報的孩子，可是他低垂着頭，腋下夾着一捲報紙，很像一隻鬥敗了的火雞慢吞吞地走着。還是她叫住他，把錢遞給他，他纔把一張報紙送到她的手中。

只看了那幾個黑方體的大標題，她的心就陡向下一沉，頓時什麼都空了，身子飄在雨霧裏。那原是她想得到的，一早遭逢那不幸的變化，正如一個害惡瘡的病人被刺到致命的傷口，激起身心澈骨的疼痛，她的眼前是一片黑，她不得不強自移動身子，閉了眼睛靠到牆下些時，一直到她張開眼在灰黑之外還能看到迷濛的影子，她纔走出巷口，喊了一輛車坐上去，吩咐車夫快點把她拉到××路的傷兵醫院去。

坐到車上，她纔覺出左手裏還緊握着那張報紙，她就連看也不看把它撕成粉碎，丟

到地上去。她想得出那上面會說些什麼冠冕堂皇的話，可是失望的事實早就籠住她那十九歲熱刺刺的心，使她一時間覺得什麼都完了。

車在傷兵醫院的門前停下來，她付過車錢，就跑向裏邊去。經過那方草地的時候，看到前些天加工趕造的療養棚還不會造好已經起始拆除，她真的想不出爲了什麼。她沒有時間仔細去想，她知道時間已經過了，倉促地跑到房裏換好衣服，就到樓上的病房裏。照例勉強地和值夜的余女士交換一個微笑，就起始查驗上午的體溫。

這原是輕傷療養室，平日有說有笑的，這一天却顯得異常寂靜。在另一個門邊遇見慣好說笑的佩瑾，她拉長臉站在那裏，緊縐着眉頭，眼睛裏汪着淚，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她的嘴翹得很高又像在生氣。她不敢再多看她，就輕悄悄地走出來，不會想到，佩瑾也隨着她的身後走了出來。

「青芷，你也知道了吧？」

佩瑾不敢問又要問地向她說，她應不出聲，突然間佩瑾就把身子投過來：

「我不要，我不要！……」

她們原是同學，到這傷兵醫院來服務也是一同進來的，佩瑾纔放肆地向她咕噥着；同時兩條淚已經從眼角滾落下來。

她強自忍住心中的傷痛，輕輕拍着她的肩膀說：

「不要這樣子，給他們聽見了很不好，……」

「他們還會不知道麼，你看看他們的樣子？」

「他們怎麼會知道，我們又沒有同他們說，再說這不過是昨天晚上纔發生的事，」

正在這時候一個男護士過來和她說：

「孫小姐，請您到裏面一下，那位林排長請您去有兩句話說。」

「唔，唔，——」她一面答應着，一面用手絹沾乾眼上的淚痕，就和佩瑾匆匆地走進去。

那個排長，原來也是一個學生，在北站附近，腿上受了兩顆子彈的穿傷，已經好起來，說是不久就要出院歸隊的。他平日就沉默，人又極和氣，睡在床上只是閱讀書報來消磨時日。等她們走到他的床邊，他就文雅而沉着地問：

「小姐，聽說剛北我們已經撤退了，是有那麼回事麼？」

「這個我們還不，——」

「我早知道了，我早知道了，——」

他喃喃地說着就低垂下頭去，他的臉却漸漸轉為蒼白了，他的嘴唇變成青色，她們驚惶地抓住他的手腕，正在這時候，那邊又有一個人大聲地叫起來，她就急忙和徐說：

「佩瑾你來招呼林排長，我得即刻看看那邊去。」

一個傷兵，彷彿已經從床上跳起來，大聲地叫着：

「俺可沒有退半步，……就是在八字橋，要不是掛了彩給搶回來俺死也不走的……俺什麼也不怕，他娘的，……就是他炮大，……震聾了老子的耳朵也算不得什麼，……」

可是打到如今好端端地退下來了，……他媽的就憑這一點對得起誰呀？……不用說那死了的，就是俺——」

他嚷到後來好像被一塊石頭硬住喉嚨，像是掙扎些時哇哇地一聲咧開大嘴哭起來了。

在前線上他被強烈的炮火震得失去了聽覺，他的耳朵一直聾了，在先他的神經也被攪亂了。他怕別人也像他一樣聽不見，纔用那麼洪亮的聲音說。

他哭的聲音也異常隆大，把整個的病房好像給淹在悲傷的海裏，顛簸着，搖撼着，許多人都忍受不住了，有的暗自抹淚，有的也放聲哭起來。

她趕過來也沒有一點用，她幾乎懇求他們靜下些去；可是他們就聽不見她的語言。她呆呆地站在那裏，忍不住也淌下淚來。轉過身去用手掌揩拭，一個裹着頭的傷兵正好面了她向她說：

「真是，孫小姐，您想，那一方土地我們是用血肉來保衛過的。那就像自己的親人

一樣……」

「同志們，不要這樣子，——」等着雜亂的語聲稍稍靜些下去，她就提高嗓子叫着，「諸位已經因為保衛土地，受了名譽的傷，那麼就該安心來調養，將來好再上戰場和日本人去拚命。撤退或是改守防線，那總有一定的策略，我想諸位同志一定比我更清楚的。那麼我們就不必浪費這多餘情感，如果心裏有什麼不痛快，讓我們合唱一隻義勇軍進行曲吧，那可以幫助我們消除鬱悶的，還可以振起我們的精神來。」

「好，好，」

大家像雷聲一樣地叫起來，這時候徐也走到她的身邊，她輕輕地揮動着手，隨着他們就一齊唱起：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把我們的血肉，

築成我們新的長城——」

纔唱了這兩三句，那個像猴子一樣的李師母，就氣急敗壞地跑進來，好像有什麼大禍就要落在她的頭上，看見她們兩個，就一直朝着她們奔來。

「你們怎麼這樣不懂事，難道要逼我立刻就把這傷兵醫院結束麼？」

她的聲音並不大，可是那麼難聽，多少人就不約而同地停止。這個中年女人是屬於教會的，她的丈夫是牧師，她也是為主服務。她的頭髮挽成教婆子似的短髻，還架一副金絲眼鏡，處處表示出來她的身份和職業。這個醫院名義上還是由她負責，可是平時她不大管事，因為主還要她去做許多偉大的工作。可是今天她這麼早就跳出來，把平日那張慈眉善目的臉板成鐵青，下頰仰起些來，只在等候她們滿意的答覆。

別人好像沒有聽見她的話，茫然地望着她，有的看了她那副樣子還忍不住要笑出來。她却叉起腰來咆哮一般地說：

「你們還不知道麼，日本人就要來干涉租界裏的一切反日行動，——」

「憑什麼日本人來干涉？呵，請你說說看。」

佩瑾歪着頭向她反問着，這時還有一個人叫了一聲「日本人就要來干涉你怎麼知道？」還沒有等到她回答，就有人叫幾聲漢奸。青芷在這時候立刻做着手勢，要他們靜下去。李師母的臉更氣得青了，她大張着嘴，許久也說不出話來。她心裏想：「你們這羣死鬼，不是我，早就化成灰了，這時候會罵我漢奸，好，讓你們看看吧！」

「那我不知道，反正有人來通知我，我就這麼辦。中國兵退了，日本人可不容許你們這樣鬧。」

「什麼，狗×的，誰敢管老子？日本人，西洋人，我有一條胳膊也和他們拼到底！」

一個截去一隻胳膊的兵從床上跳起來，粗魯地叫着，他好像要朝李師母奔過來，却爲另一個傷兵拉住，李師母一邊退一邊還不斷地咕噥：

「好，好，你們這些賤種！看你們橫到幾時？」

她氣沖沖地退出去，樓梯響了一陣登登的聲音，她就跑到樓上去了，留下來的整間

病室都在喧擾之中，有的真還不知道這不幸的消息，爲李師母明白地說破了，就嗚嗚地像小孩子一般地哭起來。那却不是孩子般的懼怕，他們在傷心，因爲那些土地，有他們的血肉在上面。斷了腳的人心急地從床上跳下來，忘記自己的創傷，一下就跌到地上，她們兩個趕緊跑過去扶，倒在地下身子好像有些發僵，臉上也變了顏色，有的在叫，有的用極難聽的字句斥罵，他們都陷在悲傷之中，他們不知道怎樣來發洩，不管不顧地露出原始的樸實的，熱誠的野性，……

她不知這一天是怎麼過去的，下午出來的時候只覺得頭是異常地沉重，心胸間有吐不出的鬱悶。原來蘊在她心中的悲傷，這一天她只得極力按捺住，於是就像有千萬斤的重量壓在她的身上，長長地吐了幾口氣也不覺得輕鬆，她想痛快地叫一場或許能對她好些。可是天已經漸漸黑下來，她想她只該快快走回家去。

「號外，號外，阿要看八百勇士守閘北的號外，……」

本來她沒有買報紙的心，爲末一句引動了，她就掏出幾個銅元，從賣報的孩子手裏取來一張報，最先她看到的就是那幾個用紅墨印的特號標題：「我八百壯士誓守閘北。」她都覺出心是驕地一跳，全身的血都滾沸了，手就有點抖着。她再也看不下去，她已經失去了最後的一點忍耐，倉卒間只尋到四行倉庫這幾個字，立刻就喊了一輛車，坐上去吩咐着拉到西藏路。

沒有疲乏，沒有失望，也沒有壓積的鬱悶；她的心胸立刻就開朗了，捏在手裏的一張晚報不知不覺地揉成一團，等到她想到那張報紙，它已經破碎了，而且由於夜晚，再也看不出上面的字跡。她順手就把它丟在路上，一陣風還吹動它滾了幾遭，她心裏想車夫能有這陣風那樣就好了，可是她的心比風更迅速地飛到她要去的地方。

到了西藏路北端她下了車，再朝前走幾步，就是蘇州河的南岸。已經有些人站在那裏，望過去是一片黑，遠處的火光照出幢幢建築的黑影。她什麼也看不出來，像其他的許多人一樣，她却還是很仔細地注視着。步槍聲稀疏地響着，機關槍有時候也不耐煩地

叫囂一陣，維持治安的巡捕已經來干涉觀望的人了，可是人們退兩步之後又前進三步。雖然是一無所見，都是那麼熱心地看過去，不知道誰叫起來，大家一齊叫着，惹動巡捕，強制地要他們散開。

她站在那裏，情感激動使得她的身子微抖着，她極力地望過去，眼睛覺得酸痛，待用手去揉，手掌就濕潤了。她心中只是想：我怎麼能跨過這條河呢？我怎麼能大聲地來叫出我衷心的喜悅呢？我怎麼能仔細地看清那些勇士們的臉呢？這時候，那些火簇不使她的心痛苦了，她希望它燒得大，映出來那八百個好男兒的英姿。

前面的人退後來，實在不能站立，她也只得轉過身，頓時她所看到的是一條燈火輝煌的馬路。無數的人和無數的車，舞場和影戲院，一座教堂的屋頂上還轉着霓虹燈的十字架；……一切都引起她的憤恨，她把頭一偏，也走到另一條路上去了。

當她敲着家門的時候，她纔想到天過晚了，也許又引起一家人的懸念。打開門的是